

養
一
齋
文
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六

武進李兆洛

傳

禮部劉君傳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輩中遂無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一等

卷之二
賜中書白于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
文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鴻識卓學甄綜天人經
緯聖哲君寶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
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生十八年補弟子員二十五中
拔萃科三十二舉順天鄉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
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官者歷十有二年不
遷簿書期會敦肅恪共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

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
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真執權至道
取資三傳通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
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
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荅難決獄等凡十
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交張翰林臯文其通虞氏
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表卦象陰陽大義易
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掇拾殘缺
兼蒐衆說爲古今文尙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

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遞密而收字不全入聲分
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卷皆創通奧域遂於大道勾
萌新意鬯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
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
欲仿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
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爲引經義別
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決事有董相
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
東陵勘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悉事言翔實疏證

確審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
密而不縟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
十卷絕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
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
恭人前君二月卒子八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舉人承
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
人有雋才先君卒承宴承宣承宇俱早歿

李兆洛曰予弱冠卽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
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

語相難君俯仰唯諾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予甚
媿焉比從宦日疏濶見其成者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
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想亦嚙不自
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耶宜其年壽之不永也君
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
卽引與朝夕又宜其所成之過人也漢儒林傳稱董仲
舒通五經善持論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肯抗行仲舒以視嬴公固
有餘矣

歷代祝君家傳

予以嘉慶戊戌始識江陰祝君子常遂相親善其後往來江陰常主其家因遍識其羣從子姓誠齋翁者子常從兄也雅素悃悃視余異於他人每相從歡飲焉嗣是予從宦南北丁丑倦而歸始爲兒子願聘子常之女道光三年以邑人士請遂主晉陽講席時誠齋翁已前卒令子賡颺以才望爲書院都辨紀羣之雅重以婚媾朝夕既習意甚相得君沉厚疎豁綜練物務勤而好施駐結振危不伐其德予每有緩急資之如取諸府不以爲

嫌子常既沒朋舊益零落獨君眷眷無增華改葉意五
六年來倚若左右毛今年八月十日聞其病趣往視之
已屬纊矣君齒少子且廿歲體質豐碩飲饌兼人精力
強幹遇事奮發邑中公事一相埤益紛紜道謀率率奔
走既不暇給而里黨以困阨訴以不平訴者時時環左
右君縱橫區處累日夜不疲虬予愛其稟賦數倍於人
戲謂曰生以君爲鮑叔死以君爲巨卿矣乃朝驅車而
暮北邙以駭以慘忽忽累月君之子奉君狀請爲傳因
傳之以抒予悲傳曰

祝之系出徽州婺源縣有諱讓者仕元爲睦州壽昌縣
教諭始遷蘭谿十一傳諱昉再遷江陰爲明嘉靖時五
傳曰道行道行之子曰邦基文子以樂善好施推重鄉
黨聲施至今又再傳諱景淇縣學生

馳贈儒林郎是爲君曾祖考諱朝樟縣學生

誥封奉直大夫是爲君祖考考卽誠齋翁也諱加燕字
又思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

諱授奉直大夫妣許宜人子二長璿堦字廷輝國學生
年二十二而歿次登堦字廣颺君也國學旣才而天兩

代之望集於一身君攻苦志學所造不後於人而屢試
不售大父年邁誠齋翁出則拊搯家政入則問寢侍膳
不得休息君遂棄舉子業佐翁擘畫事起而應隨慮而
辦翁甚安之道光元年翁棄養閱三年許宜人棄養君
誠孝中著禮文外慈由歛奠達虞祔稱其服情當乎
物卜宅兆屬紼啟窆盡慎盡信而奉之以禮當君佐翁
時邑中人已無不服君之才而信其行自是邑有事無
劇易皆推君君亦傾身爲之盡其須捐輸以濟者率爲
之倡自脩飾廟學繕完書院平治橋道泐緝忠義節孝

洞宇下至飢者粟寒者衣病者藥死無歸者轉發無依
老無告者餽分局以領其事而君都其成不足則於君
取給焉其於人休戚猶已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動於
心必爲之籌籌必爲之計前後爲長久圖無絲毫市德
心道光三年澇而禮君旣合邑之富者捐多金以賑又
濁輸一賑以佐之道行公有故第數十厦子姓族居息
蕃幾不能容不戒於火盡燼焉露處者數十家君出金
託爲購祠屋也者貴價售其基地而以其金各爲別售
屋以居之無失所者旋於其地建祠宇規模儼然前後

費以萬計不以問諸族人子常之沒也自定其詩稿而
零落未能成帙君恐其湮并秀辛詩合梓之爲祝氏華
鄂集而題其後曰右族叔父聘君子常明經丙季兩先
生詩也兩先生與先奉直爲同高祖兄弟族祖州同君
服膺程朱踐履篤實與先祖省亭翁俱爲宗族所推服
先奉直與聘君幼而同學長而愛敬旣若親舅弟然而
先奉直勤學攻苦垂三十年美志不遂兩先生僅亦補
弟子員食餼十應省試不得解以故其所交遊雖多一
時通材碩學有俊及穉阮之概而於先奉直尤合臭味

焉明經壯歲感慨謀食四方家居日少聘君亦間一出
遊卽歸獨居深念高視闊步所爲詩思通竅窈窕綿婉
摯時或樵蘇不爨風雨閉門抗音高歌聲出金石爲省
亭翁所賞歎登墀少長知讀書求友先昵就聘君聘君
見輒心開顧謂先奉直此我仲容吾當把臂入林二十
年來更唱迭和積有卷軸而聘君尤好疊韻每至八九
往還益出奇無窮使人意消嗟乎以兩先生之才使其
早宦達不致阨塞豈不足以鳴

國家之盛而爲世所宗尙耶乃聘君僅奉

特科詔書同邑及學使者舉以應

詔又老病不在

廷對明經以歲貢候選校官都不得一展其志可悲也
聘君晚年既喪族母又失愛女境益悽愴明經垂老倦
遊方冀與難兄左提右挈愛玩景光以遣歲月而聘君
竟沒寡居無俚善病多愁聘君之服方闋而明經亦竟
厭世矣昔歐陽文忠志其叔父墓曰自叔父沒而欲觀
先人之音容笑貌無復有存者今兩先生沒昔日之所
撰杖借遊流連歌嘯既不可復得而先奉直之執愛交

游省亭翁之所賞歎亦零落殆盡矣兩家兄弟頃以遺
詩乞山長李申耆先生點定登墀諷誦數過追維曩跡
不覺泣然因命梓人合而刻之以永其傳云蓋君徒以
才爲時需事迫衆委厲志以適務推心以諧世而性靈
開敏意量醇靜篤念根本涵泳道真于此約峇可想見
夫豈與逐機利角材智者同其懷抱哉學使潞河白公
蒞江陰聞君之行而欽之手書爲善最樂四字以顏其
居前學使虹舫朱公嘗從容語予曰吾所至見廟學脩
潔無如江陰聞有祝生純嘏朝夕灑掃實能敬其事惜

其已死爲表其墓以彰之今其從孫登墀繼司廟事聞鄉里羣稱其賢以爲好善而務施也予曰登墀積而能散其可嘉者乃在不爭其名公歎曰可欲之謂善若此君者有諧已之謂信矣君之子維祺肄業書院制藝已見頭角今歲補弟子員衆方謂盛惠之報將自此始君亦欣然欲攜之偕赴鄉舉而君突以八月九日夜一寐不寤聞其訃者莫不震悼失聲孤寒婦孺尤如嬰兒失其乳哺行者歎於途居者泣於巷過其門者咨嗟涕淚以相弔累日月而未已也江陰僻處江干聞見少勤治

生而務積聚一二使使者聞有歛貲爲任恤事卽內顧
恐傷其財深自閉匿或睥視不敢發一語惟君見義必
勇立談間引爲己任初若不量其力或惡其相形背憎
出醜語倖其困棘以實其口而君因事度義安徐重固
經其規畫皆遂於成蓋其資性肫篤才分高朗事理無
不通曉而濟之以至誠不矜己自炫每隨人濶狹因其
情而開塞之以故其謀始也旁觀色然迄於成功而相
與忘之也而君之沒也基者又以爲薰自燒膏自煎惟
心力殫瘁神與形離而生不克永若然則自古胼胝具

食之子不宜享耄期也久矣君卒之前夕觴客極歡客去而寢從容如平常質明不興始就視之氣息煦然徐徐而絕修短隨化去來鎮定旣絕患苦又脫繫戀此真淇範所謂考終命者矣君遠祖道行公父子以厚德浹鄉黨至今歌思不去口以爲其子孫宜蕃昌誠齋翁之沒也示夢於其家人曰我今在天上某所司某冊籍甚煩劇今薦戚屬某以自副可早語之未幾而其人卒惠逆之言凶自古不爽而修短之數聖賢莫能回將謂武鄉不久果由食少事繁乎哉君雖猝然委化而子已成

立緒業完安堂階穆然粒誦相繼隱隱隆隆無崩陁憂
溟漠之所以眷之者有在矣壽未中身仕未通籍財不
逮陶猗榮不逮蜀清而士林孚行鄉黨懷德日未及簪
飄然白雲使思有餘思頌有餘頌其死也哀沒而不朽
於爲君計復何憾哉特人亡邦瘁不能不爲此都人士
隱痛耳君援例鹽課大使生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
六日得年四十五夫人吳氏雲南麗江縣知縣吳名焯
女能宜其家者也子維祺縣學生賑案

恩叙縣丞嗣國學君後泰祺纔六齡

論曰自周官司徒鄉三物六行之教不修而又無八刑以糾之於是任恤之誼衰鄰里之恩薄矣三代之時井邑聯綴田相儔業相埒無甚貧甚富之民歲時有天患民病相保相助習爲固然猶斤斤焉興之以教糾之以刑况今時貧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貧民之食於富民者十室而九在富民之計亦知恤貧以自衛而博施病於不給竝財恐其招尤重以貧爲奸藪貪詐之徒轉相欺賣求索無厭而富者不得不百計爲自全地亦何怪其誼之衰而恩之薄哉

國家勤恤民隱每歲綬勸分捐輸多者予議叙少者亦
飭長吏與優獎卽六行賓興之意也然人情愛虛名不
如愛實利故有甘受百辱不破一錢之諺嗟夫欲立欲
達人之同心而必歸其能於仁者此豈可執塗人而喻
之哉

朝廷有捐輸之賞而不修周禮八刑之條厚之至也子
行天下所至與賢豪長者遊其慕善喜施傾動鄉邑者
多有之矣或縱意揮霍以爲豪舉或依託科歛憚怵自
營否則濁福利之說惠不由衷施不當厄求如廢颺之

明白洞達濟時切務有而不居者卒未之見也故著於
篇以爲世勸道光十一年十月

張翰風傳

翰風臯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
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臯文秀偉絕特溫
而能栗翰風懇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真率有過
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爲悅人語尤厚子閔時
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臯文未達同教授於徽之
顏鎮歲暮來歸暫得接言論臯文沒君饑驅東西尤無

寧譽子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五十中順天鄉試
舉人因留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
補館陶閱七年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珪孫甚
聰敏未冠而天蓋誤於庸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拔縣
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串素問金匱旁羅諸
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痼宿疾無不隨手起治
縣時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衆又其爲政慈惠故沒而
民思之以爲將沒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
曜孫亦幼慧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

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爲治奏效一如君而臯文先生
有子曰成孫修潔博習好沉思亦能繼先生之世

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事求其
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有成效者觀其得失之故以規
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常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
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
險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畧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
畫著論甚具規置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
於籌思以調變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

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社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阜寧縣學教諭陸君傳

道光十五年正月祁生卒於南昌越一年八月劭文幸於阜寧兩君皆總角交特契厚年相若也相繼失之悼寓形之如電痛逝者之不還心折氣奪尙何言歟君姓陸氏諱燿適字劭文長祁生一歲予又長君二歲少時邑童子試卽相識嗜爲詩如性生少與祁生私自課唐詩祁生銳敏君姿雅穎邁相若也未幾同見知學使者

稍壯出遊同客今大學士前浙江學使阮芸臺先生同
見器重祁生舉於鄉君慕遊陝西主朱虛舟中丞會教
匪反滑縣

上調陝甘督那公督中州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君知
兵事閩狹卽請見爲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
上採以入奏多見施行朱罷而君歸會奉

特旨舉孝廉方正邑中以君名上試二等以校官用得
淮安府學訓導而君遊廣東當事者強留之遂歷十餘
歲會祁生補貴溪縣知縣往招之君念依人無已時思

徵父子重聚爲少小之樂遂歸比歸而祁生已謝病去
官病亟君爲經紀其喪刊刻其遺書君亦改選得阜寧
縣教諭比抵任而病已不起矣君意度沉敏和柔慮事
周慎曲當人情爲人謀必竭忠告或相倚任澘然無私
故所至見敬信惟恐失之所著詩隨所客名之凡十餘
種詩宗錢劉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
拓小暇輒矻矻伏案考証所得過王侍郎金石粹編者
幾半卓然可傳於世予曩從遊見兩君連茵接席東西
相從如形與影私心慕之以爲此樂殆非世人所有乃

聚日少而分張多比各老大復思合并而遽相從地下然則遺生存逢杯酒豈得不汲汲顧影愛惜哉

李兆洛曰世之信於友者幾有如君者乎家庭多故而君處之怡然以順家室况瘁而君處之熙然以樂世途嶮巖而君處之坦然以平非深有得於忠信篤敬之道而能然歟其爲人所知者友於幼弟字以成名爲立室家弟沒而撫其婦不異室故人之子無以活妻以子而教之所知厚有急難趨之如已客游於外凡相識者無不周也無不援也而君身處窮困曾不自恤或因所聞

爲君稱美君殊漠然曰此皆因事際會隨宜處之而已
此雖君之仁心爲質不自滿假抑有得於其性而成於
自然者焉嗚呼今亡矣夫

方彥聞傳

已乎彥聞而竟止於斯今去君之卒已五年矣乃握管
而爲君傳以志予與君始末踪跡尙不能已於悲也予
年三十九始識君于京師君年十八九矣從尊甫友槎
先生官於甘肅來赴京兆試甘肅至京五千餘里聞其
在車中常把卷吟誦聳然異之比相見魁質而毅姿樸

章而和理知其非恒人下第遽還多購書以行日將於途中誦之後五六年友祥先生丁艱起復選官廣西君以其間歸省予亦去官里居得時時宴集察其宅心制行非今之人也託意翰墨爲詩古文詞輒工而必求詣其極自恃精氣壯盛致志一往銳而且果往往不量其力於處事亦然又數年君舉於鄉而友槎先生棄養服闋挑取一等謁選得福建乃歸奉母以行友槎先生以諒直強正不諧於時久宦不達君伉爽自喜以爲天下患無任事之人事無不可爲者瀕行予語之曰君才能

太忍服官則當留文詞爲官成之餘事而凡事當量彼
此不當以已律人君欣然諾之別去不二年而君訃至
矣嗟乎君之文詞翰墨與從政所設施足以表見當時
爲傳後世矣而充其量之所至胡僅止於斯耶則有歸
其責於天而已君歷官之蹟及平生大致陳恭甫墓志
吳山子補蓋石文備矣特就曩昔往還胸中所不能自
已者言之羸老不任傷痛每誦楚老弔龔生之言以砭
君而自遣也

劉生朝幹傳

生名汝楨字朝幹又字青藜系出宋屏山先生明萬歷
間始遷邑東崔川里至朝幹十八世年十七從子游其
父春厓送以來生侍父敬而婉旣入塾言動謹愿而有
立志讀書求通大義不屑屑記誦常請曰學古人之學
施於用誠不易體諸身當非難子曰能體諸身則施于
用也何有用有大小則因乎天德行政事聖門亦不能
不分也又曰立身行己學之大要而世所謂揚顯祇在
科名恐不能就奈何予曰身心誠怡卽學問日益豈殊
途乎學三年辭去依依若不能釋未幾遭父喪殂家累

能不廢學免喪試于縣冠其曹補弟子員又逾年遭繼母喪益勞瘁年三十八竟卒越十年生季弟楫狀其行謁余曰楫與汝楨異母兄弟也楨母董卒時楨年十四執禮如成人鄉里皆稱其孝楫之母魏生楫兄弟五人失怙時年皆幼實賴楨以成楨事繼母尤孝謹母病衣不解帶者半年母卒時語楫等曰汝長兄在吾死無所憂汝等皆如長兄卽曰長瞑矣楨之教楫等也勤懇周至惟恐傷之所啟廸必於忠信孝弟必稱先生之言其接人無親疎一以謙謹有所言呐呐不能出口而不可

家一
卷一
一
千以非禮楫等誠不忍其無傳也敢謁之予閱其狀恍
然追憶之生去塾後僅一再相見比予倦遊里居生已
前卒深悼焉觀楫之所稱生于異母弟能盡其道矣則
其他所以施于家可知也體諸身施諸用殆克踐其言
與予故樂得而著之嗟乎吾年已垂老百行無所底內
顧天顯悄焉疚心良朋長逝誰攻吾缺吁嗟劉生慚負
何如也

湯西箴小傳

先生諱自銘字西箴號崑河先世自吳門遷武進曾祖

琴川先生邃于易著易象圖說四卷祖元衡父誠母李
先生幼端慤有至性母病關隔醫者束手聞誦白衣咒
及太上感應篇可獲神祐早晚長跪虔誦流涕交頤期
以身代寒暑無間母病雖篤而綿延者二數年人皆以
爲誠孝之感家貧弟不能娶爲之娶讓屋以居之兄窘
于積逋無以償賣屋爲之償有以貧鬻妻者傾囊爲之
贖不足徧告同志伙之受業潘振聲聘君研精理學以
實踐爲務著書課徒不爲進取計乾隆四十一年卒年
八十五所著學庸示掌一卷崑河集若干卷

劉澗楠傳

君諱遵陸先世居鳳陽始祖真洪武中隨湯襄武下常州營城西定居焉稱西營劉氏六世祖崧本張氏少鞠於舅遂從其姓九世祖節愍公永祚與熙祚綿祚皆祠忠義稱劉氏三忠又五傳爲武顯將軍烜官福建汀州鎮總兵君武顯長子也中乾隆己酉科順天榜屢試禮部久不售循例報捐知縣銓廣東之海豐親老告近改銓浙江之金華己巳調長興尋丁武顯憂去官服闋部發廣東補原缺至省卽委署開平又署從化逾年補海

豐在任五年以年老去官既罷貧不能行留二年乃歸
歸五年而卒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年七十六君
敦愿誠篤學行醇備所至輒有惠政在浙江廣東兩聘
爲同考稱得士男子子五人儀儼嘗從子問業皆登嘉
慶癸酉科順天舉人儀浙江候補知縣儼浙江太平縣
知縣儼河南陳州府通判儼國子監生儼候選從九品
遺詩一卷

西郭陸氏兄弟合傳

陸君諱楷字正方以字行先世居江陰殉明季之難有

名某者遷郡城仍世隱德正方生而端謹師事黃曰洛先生黃鄉邦碩德甚器異之父兆文好客急人之難雖赴湯蹈火不顧也正方從容求稍節勞父詔以大義正方終身聽受父沒夙夜勤勉敬承父志誠事母袁如事父與弟模友愛篤摯食必同席模未至不舉箸事必和顏同謀無尺帛斗粟私蓄親舊莫不多之模字仲方有至性家織悉必問兄兄近出遲歸雖宵深不先入寢室嘗曰吾無知能惟兄言吾言之兄行吾行之而已仲方疾正方顛禱額至腫疾亟握兄手不能言凝視久之而

浙正方哭之慟絕而蘇時嘉慶十二年四月年四十有六正方撫遺孤後十有八年卒

李兆洛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孝弟者性天之源之本而萬理所統會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是爲明庶物察人倫之地焉人心之漓未有不自漓于父兄始者立愛自親立敬自長疇不知之疇克勉之此吾閩陸君兄弟遺事不禁眷眷而深悲者也

劉君妻董魏二孺人傳

劉文學春崖之子汝楨從予遊其卒也其弟楫以狀請
爲傳狀汝楨之事繼母撫幼弟者甚摯楫蓋其異母弟
也二母皆有懿行皆嗇於年楫請并爲傳因傳之春崖
元配董孺人祖繩儒邑中稱董善人者也父曰逸菴孺
人未笄時母談屬疾私剗臂肉和藥以進而愈里人稱
孝焉二十一而歸劉善事舅姑如其事父母春崖喜交
遊置生產不問孺人能一切當於其意年三十六卒有
男子子六女子子二繼配魏孺人無錫人祖廷珠以孝
子旌旣歸於劉撫董所出子女如已出舅已沒姑篤老

好廬與孺人嘗先意承之生男子子四而春崖沒孺人
辨踊盡禮喪畢亦卒屬其子曰汝兄長而賢汝無恨失
怙恃行已能學汝兄吾亦不恨從汝父於地下也
李兆洛曰家之興也恒由婦人和順積于家庭則子孫
才而風教隆矣二孺人者洵不愧善人孝子之後哉而
春崖再得之何其幸也

董母白孺人傳

孺人姓白氏父以揚母 氏年二十一適同邑董蘭階
四十一而寡七十有二而歿道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也孺人幼明敏七歲工紡績如成人比長益嫺禮教言
動必依乎法兩家皆士族門庭肅雍孺人之歸也逮事
祖舅祖姑其事舅姑也能以夫子之心爲心其事祖舅
祖姑也能以舅姑之心爲心內外無違言嫺黨嘖嘖稱
孝其後數年間迭遭大故蘭堦復相繼以歿于時門戶
幾墜孺人實勸勦米鹽勸訓嬰穉整敕規範俾迄有成
立以克復其緒性廉儉而好施予戚黨告以緩急必量
力俛之當其中落時幾不能自給矣而鄰里貧乏或以
飢告未嘗不縮食而飼之也迨子婦能修業具養孺人

朝紡夕績不一日舍業或規之曰幸已稍裕矣屑屑爲此徒自苦何益孺人曰吾少而耽此長而不厭今已老聊以此畢吾齒焉且吾惡夫坐而食者今以家稍裕而惰焉恐其不爲吾福也子男二善繼善述皆國子監生善繼先孺人歿善述出嗣叔父殿榮女一適同邑張鶚薦孫男五人曾孫一人鶚薦有學行持孺人事狀以來曰外姑之行在戚黨鄉里之口鶚薦不敢誣也今其諸孫幼竊懼其久而泯焉乞一言以垂信於後夫休其蠶織詩人炯戒敬姜能勤列國以爲美談董氏之不墜孺

人爲之孺人之始終不渝能勤之效也其端明美懿豈待予言以傳哉姑撮序其事俾他日勒諸家乘以備史氏之採

毛母朱宜人傳

宜人姓朱氏諱 太學生毛清士之妻簡州知州祀

忠義海客先生之婦廕雲騎尉改補文學弟子員嶽生之母也簡州娶於吳與宜人母同出宜人早失恃乃爲太學委禽焉二十六而于歸太學篤學博識有聞於時宜人事之當焉簡州攜家遊京師遂從總督惠齡征西

藏太學應順天鄉試未試遽卒嶽生生甫晬宜人忍荼
蓼事姑撫孤無不應禮典西藏平簡州以功授四川中
江縣知縣宜人侍姑之官舍嘉慶元年白蓮教反簡州
軍中積勞遷是職賊犯州率鄉兵數百禦之於土橋溝
死之一城洶洶或勸出避宜人曰民恃官以定心志聞
我欲出必先擾亂持此老弱去將安之獸駭之賊決不
敢攻城卽不幸闔門殉之以謝百姓耳賊果他逸喪乃
還貧無以殮聞上官集僚賻始奉姑扶喪而歸勤織績
以事畜嶽生能傭書卽令出遊博精佐之戒之曰毋冒

助遺貽父祖羞也當其乏時至節口食爲養然常陶陶然不爲儲畜憂謂嶽生日而識義禮達世事讀書可謂有成吾始願不及此也通塞聽之天而已嶽生幼子元之警敏通慧宜人愛之日是將昌吾家未幾而殤宜人因之尠懽數年而卒年七十四海客先生諱大瀛清士諱際盛嶽生文行交修士林稱重以有贊母也贊曰有美勿成是日含章其致光大以爲嗣慶

徐節母劉孺人傳

節母劉氏父恒九祖維榮郡學生曾祖山陽四川太平

縣知縣節母生五歲卽失怙恃祖母黃育之以字同邑
徐鳳文年十二而黃復歿遂童養於徐時鳳文之庶曾
祖母祖父嗣父母本生父母俱同居在堂節母婉婉承
事無不順也十九成嘉禮二十而生子堂二十一而鳳
文以疾卒節母慟不欲生堂士人語之曰兩家嗣續賴
此孤耳汝死若遺孤何若死者付託何乃啜泣承命家
故孺貧薄田不及十畝母竭力支拄佐以十指以給仰
事俯育之資恪慎有加焉鳳文卒之三年節母年二十
四喪夫庶曾祖母明年喪本生舅喪葬盡誠敬又明年

喪本生姑又明年喪夫祖越一年喪嗣舅其盡誠盡禮
咸如之方本生舅之卒也節母幾不勝喪得怔忡疾或
勸慰之節母曰吾非不自惜圖爲地下人竭心力爾嗟
乎幼而孤露亟纏家難幸獲倡隨旋已悼喪所天復于
六七年間五丁大故以婦代子肩其鉅艱斃斃孤嫠宛
宛弱齒周張內外益無斗儲卽以健男子持門戶亦且
竭蹶失措乃體素羸弱言不能出諸口而一心劬劬動
中禮節誠孚泉下哀動旁觀訖事無間言茹荼不知苦
是亦足以幹旋扞我之天自立短修之命者矣自是以

後堂漸成立稟聖善之訓立身砥行有聞於時以上舍生候補縣佐乃狀母苦節白之大吏以聞于朝得

旨給帑建坊以旌節母優游遲暮垂四十年年七十有六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卒其將卒也命掃地焚香盥洗易服謂侍者曰有以冠帔迎我者吾其逝矣含笑而逝孫六人曾孫三人

李兆洛曰易於悅以行險之卦命之曰節險故節而必以悅行之故曰苦節不可貞節之兌曰安節亨陰之陽也安徐重固以處節而得其通之臨曰甘節吉往有尚

陽之陰也黃中通理由苦而甘吉孰大焉往有尙者含章可貞也之中孚則曰苦節貞凶悔亡易坎以巽陷而入之卦爲決躁處節而苦者也雖正亦凶矣然能守其節於義無咎故悔亡若節母之所歷其始可謂苦節矣惟能安之故易苦而甘也節母孫銘與予善予得其事悉故爲之傳爲其子孫藏焉

鄧孝婦傳

婦鄧氏虹縣舊族也事舅姑至孝舅疾婦割左肱療之越十餘年舅疾復作婦更割右肱以進疾亦頓已州刺

史靳公治徐聞其事時會孝婦年六十率僚屬暨校官親詣爲壽焉且旌其孝行婦謝曰是婦職耳何敢當旌頤之舅復疾病危其醫却去云得人肝或可愈婦聞卽剝胸出肝竟以死時康熙六十一年也祀節孝祠孝婦六世孫旌善述其事介其邑廣文夏翼朝以示予因爲之傳

李兆洛曰孝婦以旣衰之年徃屢成之效蹈至危之事卒成毀傷之戚可憫矣嗚呼孝婦視舅如性命視其身如外物身所有者取之如寄坦然爲之曾不顧慮此真

夫子所謂愚哉真夫子所謂不可及也哉

董烈婦談孺人傳

烈婦談氏武進國學生談鉉次女幼以孝聞字陽湖董
殿榮二十三而于歸閱六月而殿榮病歿婦視含斂畢
勺飲不入口翁令戚屬勸諭且使其妯婦抱次子以嗣
之婦唯唯承命家人進食則私寫于他所而以旣食告
積九日語其妯曰女子適人以事人也所事旣死畱身
何爲兄公尊妯善事衰翁吾從夫子事姑地下是其分
也語訖而逝乾隆五十九年也邑人士狀其事于有司

道光七年請於朝而旌焉

李兆洛曰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不禁夫婦女佚蕩之情與專一之情大約有各得其偏者焉聖人于夫死改適通之於禮而之死靡貳著之於詩夫亦各申其情而已矣如烈婦者誓死而人不覺旣憊而氣不衰其從容鎮定非有獨至之懷而能然乎

莫貞女傳

貞女姓莫氏邑之橫溝里人也父龍祥十三歲時父以字里中顧羽豐次子克儉未嫁而克儉卒女父母欲改

字之誓不可遂不嫁養父母甚恪謹示終其身禮未嫁夫死女齊衰以弔既葬除服故論者每謂未嫁守節不見於經非禮之正聖人之所不許嗟乎聖人制禮爲中村者範耳而豈以是律賢智哉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爲而不害其爲聖不害其爲百世之師何者特立獨行期適於義不顧人之是非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雖聖人不易者也夫畫邑孤臣流涕畢命莆城遺老流離江湖此其意氣之感不以榮悴易節不以知不知改心真足以增君臣之重彼貞女者志致正復

相似而豈可輕議也哉且劉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
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
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
詩夫劉向漢之大儒篤于義粹於學其必有所受之矣
而曷爲其不見於經也至於誓死不嫁以養父母尤得
遠嫌之道而有黯然不忍自明之心較之就夫舍持服
守義者彌爲和粹可法貞女動作有禮能勤且儉戚黨
皆稱焉予謂貞女之殉夫也義事親也孝能孝且義則

其他可能故不縷言也嘉慶壬戌仲夏

王貞女傳

貞女王氏父步雲七歲字同邑沈聯登之子春林將嫁而春林歿氏以死自誓請奔喪守節步雲從之沈故貧氏勤紡績以養孀姑甚孝謹未逾年而姑復歿氏念翁姑兩棺未葬而家無可倚賴者步雲迎之歸氏請曰願從父以食而徐積女工之所入以殯舅姑步雲從之氏益勤紡績寒暑晝夜無曠食則齋素衣不更製積十餘年步雲復稍飲之乃得葺其舅姑於黃山塋復請於其

族以夫叔方增之子曾福爲翁姑嗣又數年而氏歿氏之葬喪也年二十一其歿也年三十六嘉慶二十三年七月三日也嗚呼氏之所處至難所守至正強毅以全其節從容以達其志聯登無子而有子春林無後而有後在易坤之六三無成而代有終此含章所爲可貞歟氏之歿邑人多爲詩謨以美其事或持以示予因爲之序其事而傳之道光八年十二月也

許烈婦傳

烈婦趙氏華亭縣學生某之女婁縣文學許惺之之妻

舅曰懋椿諸侯老賓客稱芸樵先生者也芸樵治刑法
家言有聲於時所至倒屣婦在室卽以孝謹稱年二十
一而歸惺之事舅姑婉婉聽從言動以禮舅旣從宦姑
復多病家政一以昇婦中饋操作下及針紉漱澣之事
能躬親之不以爲勞芸樵之弟官于閩惺之婚歲餘而
從叔父於閩道光五年冬芸樵佐幕常州患喉病甚劇
而惺之適自閩歸省因奉侍旋里瀕危者屢矣婦與惺
之更迭侍衣不解帶者七旬願天願以身代病尋已明
年春芸樵扶病赴幕惺之隨侍其夏惺之遘病困載而

歸抵家遂卒婦既視含殮憑棺哭勺水不入口者數日
鄰戚勸之曰毋自苦上有老親宜事下當立嗣子宜撫
婦曰吾夫有弟已成立且議婚矣奉事何患無人立嗣
與否非婦所敢知吾知從夫而已舅姑復委曲慰諭之
乃強食吳中俗殯奠之期以七日計閱七日者七卽不
復奠子殯謂之守七方舅姑之慰之也曰來日方長當
努力守節以妥死者婦嗚咽應曰兒當守七至七七之
日婦親治饌以奠逮夜自經於房年二十有六

李兆洛曰予讀芸樵祭家婦文而哀之故彙括其事爲

之傳嗚呼度烈婦所處可以無死然而情之所至一往不能自己何者靡他之誼斷於中而繫戀之私絕於外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

張烈女馮孝婦傳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往往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聞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異特合而

傳之烈女姓張氏邑文成里人父曰蕙南女字于同里沈盤是上文母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逆爲童養媳婿之父善竇者素無賴數以穢語詆女女謹避之又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聞乘間得問安否而密訴其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母曰勿揚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蓋其日里中爲優舉室往觀女獨在善寶驟通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年二十二孝婦馮姓邑金二里人祖天粹諸生也父早歿婦幼字郡中吉

龍大童養焉性慎默事舅姑甚婉淑年十八成婚而姑病偏廢飲食臥起皆需婦翁姑皆敬愛焉龍大游蕩欲術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別狎一婦引之歸翁怒而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苦爲他事間得一人分其勞甚善因携臥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間拮据操作龍大時時毆辱婦婦未嘗有怨邑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以授婦令飲翁婦擲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日別市藥毆而過之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視其息乃

還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六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
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
二十六

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豈復人類哉而幸逃于法
網此聞者所爲墜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
子之所爲婉轉徘徊以求保全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
事至無可奈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拳拳未有已也身
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其舅其夫以自禠哉
此志士所以必於仁人也

黃烈女傳

烈女武進韋墅黃漢女字陽湖白康敏公十三世孫宗
洛宗洛年十九暴疾卒訃於黃女聞卽取所製鞶囊脫
屨密焚之請於母曰見命也願往成服母知不可奪許
之女請使告於白曰無闕棺翼日往登堂拜舅姑及祖
舅易衰裳視含殮如禮越五日殯於墓送往返哭盡哀
每黎明起掃庭寢問舅姑安否入廚下奉餽粥奠禱所
哭祖舅謂曰吾年七十止此孫聞汝哭斷吾腸也于是
女噉泣不喫白故右族中落女於女紅中饋煩辱事無

不習食有饑餓輒自噉之不令他人嘗居未幾土下無
不愛重者鄉俗死者逾七日卽設奠累七七乃止宗洛
五七之奠或聞其泣且低語曰勸君加餐後恐不能再
也越一日中夜自經死經以斷縉五尺其所攜以來者
也時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越日而殮盛暑香氣達
於戶面如生女生與宗洛同庚其死也後宗洛三十七
日方白之訃於黃也至里門或問之告以故聞者失聲
曰噫女死矣其貞烈之性素孚鄉里焉

李兆洛曰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者事之非常者

也其所以處之者則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非剛過則不能任非中則不能得正非巽且說則任其血氣或償事卽不償事而戾氣未化不能和順於道德大過之姤曰過涉滅頂凶无咎知其滅頂而不敢不涉也過而中也其夫曰藉用白茅无咎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而於吾和風甘雨之神明不與焉行所無事而已巽而說也女之死慷慨激烈矣而其處之從容沈密如此此可爲處大過之時者法哉

唐生聘妻貞烈高女傳

貞烈高氏忠憲公七世孫光斗女也幼字同邑儒童唐
文垣未嫁而唐生卒女聞之卽撤簪珥易素服泣請父
母欲奔其喪父未卽許日惟啜泣且密製殉葬衣履以
示必死父母日夜防維且勸諭之防稍懈女卽乘間自
經家人急救之得不死遂不食父知其志堅告於唐將
從其志因語女女曰兒思之熟矣奔其喪不若相從于
地下者之卽安而無憾也遂終不食水漿不入口者十
餘日而卒卒年二十有一以其喪歸唐氏合葬焉時道
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也

李兆洛曰坤之德尚故人家女子之遇夫亡而請奔喪者不可違也蓋請奔喪者已知裁於禮矣從之則後日之計長猶可緩圖違之則乖其至尚之性而并奪其至正之守忿懣交攻必至斃而後已此貞烈女所以有奔其喪不若相從地下之嘆也女婉順父命而終不渝其志不矯矯以立名而卒完其操以致其志視道若咫尺從容以赴真忠憲公之用心哉

常熟朱節母孫氏記事

節母孫氏常熟之六河人也仍世科名之家歸同邑太

學生朱珽遯事嚴舅婉媮致養宗黨稱賢舉二子不育
珽好學屢舉不第以攻苦致疾卒雍正之四年也節母
年二十九家素貧又嫖嫖無繼嗣計以死殉乘夜自縊
槓壞人覺而救之得甦已又吞金環宛轉數日亦不死
珽之兄珩度節母之無所恃以立也命其次子杰爲之
後謂之曰弟有子祀有託矣母乃輟泣受命焉子方襁
褁母顧復無不至比長課之讀必擇師而躬督其所行
卒爲名諸生人欲狀其事言旌于

朝母謝曰此吾分內事何足以告人哉年六十八以卒

里黨盛傳其事或以白諸督學使者辛侍郎從益表其
閭有女曰德嘗刲肱以療母疾及父歿母欲殉思救之
而不能也於是于邑悲哀鬱鬱而死年十有八里人嘖
嘖稱孝女焉節母曾孫銓辱交于予故聞之詳今

朝廷雖有補旌之典慮其不及而致湮也故謹記其事
李兆洛曰節母以無子而欲殉夫有子則留身以教之
當於禮矣教養有道以成其子之名而不居其功不以
一時之榮炫其志安于節矣是其胸中豈復有激烈之
私儕俗之論哉順于義而宜之焉耳孝女真擊出于性

生不忍其母之窮毀裂摧迸以隕其命卒之母生而身竟以死慘哉心之傷也

記孝女武端姑事

孝女武姓字端姑浙江錢塘人也父仁母范女少敏知讀書至性過人願不嫁以事父母父母嗟焉少長母偶疾夜起求藥蹉跌墜樓折脊厘而愈私喜曰吾今形殘不可匹人得遂吾終事父母之志矣父母亦遂不議婚也幼弟曰涖莊女教之讀甚有法度仁以佐幕活家方游黔中一日女泣告母曰兒猝心動殆不祥也俄凶問

至仁果以是日沒於黔中嘉慶三年六月也時女年二十四涖莊年十五雖已授室厓弱多病母將往奔喪女請從母知其敏于事也許之遂奉母挈弟以行比至資斧罄女以十指佐母營朝夕幸黔中度日省嗇上奉甘旨下課弱弟裕如也又日積纖細所餘而蓄之閱十有七年始克偕母與弟奉柩以歸又數年母以久居黔海受瘴濕遂病痺扶持抑搔惟女是賴逾歲餘病將殆屬女曰涖莊不能不出求食二子幼汝必以教涖莊者教之女泣應曰諾遂卒母蓋慮其殉已以死也涖莊亦敬

事如嚴兄凡家計悉奉孝女持之道光六年鄉黨狀其事聞諸朝有

詔旌焉

李兆洛曰不嫁非禮也廢疾不嫁則不詭於禮計孝女之所爲武氏宗實倚賴焉天殆所以曲成之歟在易坤之謙曰含章可貞貞者女道也而許之以可蓋三不當位而稟坤德動而之陽故爲謙爲含章而夫子復翼之曰以時發智光大跡孝女之行亦可謂光大而以時發者矣涖莊字蝻生述其事于予中表魏君裴請爲傳予

以古無生而立傳者爲記其事以授之道光十五年也
孝女年六十一矣

舊言集詩人小傳

楊尊一

君名士煥父尙三祖麟長尊一幼有至性讀書攻苦幾
有成矣以貧故棄之幕遊爲仰事計未幾麟長依其族
子於閩卒於旅舍族子使人扶其柩歸中途棄之詭云
被盜詰柩所在恍惚不能具言尙三素病羸不能往尊
一聞之馳歸襆被徒步出年浦歷温台登崖涉嶮三十

餘晝夜乃得一棺于海濱幾朽壞而木上書姓氏尙一
一可辨遂負骸骨歸葬焉時年二十二自是遊京師入
太學應順天試以其間就甘肅學使陳公萬青技閱之
聘又從其族叔四川藩司揆爲掌書記所與居無不傾
契者年三十六始歸而娶妻未幾丁外艱喪畢遊楚北
挈兩弟以往使各嫻習佐治之務皆有成立仲弟士瀚
早卒恤遺孀撫孤雛恩誼臻至妹早寡迎而養之終其
身後以母老不復遠游時時往來江淮間歲時家居色
養備盡愉婉年五十四卒屬纊之日猶流涕被而以不

能奉母爲痛焉所著雨檐臙草二冊大抵杯殘炙冷憂
愁隱約之音讀其詞悲其遇尤傷其志矣

李鹿耕

君諱慶來字鹿耕隸原先生之子爲後於蠡塘先生生
六歲丁繼父憂更八年而隸原先生卒兩弟俱幼君上
事孀母下撫弱弟治大事如成人自厲於學以率兩弟
家世工書君能承之孳一硯游諸侯以爲養於學無所
不窺詩文皆有師法旣屢試不售潦倒客授客清河注
氏卒中風不能言俄頃卒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也年

五十所著有肯室古文稿北山詩鈔籟涵齋隨筆君長予一歲乾隆甲辰予赴邑試適與君連几坐各詢名氏始識君時君才舞象已有工書名輩中相引重矣予居北郭君居西郭苦不得朝夕歲或一兩見其後又識令弟心咳紹仔往來益頻君出游日多兩弟小於君且十歲常居守故己未庚申間與兩弟益密而君反疎然間歲亦往往相遇從容杯酒各道契濶至戊辰以還予羈宦淮北遂不復見比予謝事歸而君已前逝矣君泛愛容衆與人無爭雖胸中洞然而絕去圭角所交遊盡天

下賈達長者其相與處常在若近若遠間故其生也無怨惡其死也莫不思而頌之體素豐碩工飲啖予嘗因讌集戲爲座中人言得春生之氣多者莫如鹿豕法當久不死聞吾輩乃竟若此輯君詩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劉旭岑

先生名煥章號霽軒乾隆庚辰進士由浪穹令署蒙化廳被劾遣戍改徒留滇騰越州牧吳式齋楷招主來鳳書院竟卒於騰越先生工制藝已刊行所爲詩有霽軒

案一卷 相傳先生少而不羈翁檢置之不能得乃砌
諸一室中納以書外穴一牖通飲食平日往來者任其
從牖與語而翁於壁間伺之其相規勸者俟其出而
饌之且屬其時至其匪僻者輒絕之數月聞室中讀書
聲卽予好飲食繼且讀日夜不倦益予佳饌居二年出
之則自課文已盈寸樂守一室不願出矣此蓋倣胡文
定教致堂先生法也惜未聞翁之名

奚鶴溪

先生諱寅字曰宗號鶴溪又自號芙蓉湖漁兆洛外祖

蘇峯公胞弟也生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爲制菽未嘗
構思而權奇侷儻千人盡廢材武絕人能徒手搏健士
數十輩中乾隆癸酉拔萃科捷已卯順天鄉試第二人
考授景山教習丙戌成進士授湖南酃縣知縣時緬匪
滋事奉檄赴雲南軍前辦差修道路催軍裝督糧運差
竣還補衡山縣知縣緣事鐫秩

特旨復官調湖北利川縣知縣乾隆四十三年卒於任
年六十一公志致卓犖詩筆蒼健興會所至操翰若飛
卒官時諸從舅氏皆幼遂散失無復存者惟慎南紀程

詩別楚唱酬詩二冊會刊本於楚中特就錄之

呂雲莊師

師諱嶽自號怡白陽湖廩貢生侯選訓導高祖父大學士宮父石庭先生諱朝桂以篤行力學善啟迪爲一時名師生四子師其長也六歲失恃繼母莊撫之幼而敏慧讀書倍常人得石庭先生之歡屢困秋賦貧無以養常爲諸侯賓客所至倒屣嘉慶丙午師館涵虛閣兆洛兄弟受業焉惜德音載色載笑每述叙游歷稱說人物肯致簡遠風趣自饒聽之者終日忘倦也爲詩宗新

卷一百一十五
城尙書然不以自重同時黃仲則洪穉存諸先生方以能詩噪邑里而師未嘗與之爭鳴詩成輒隨手放散間存蘂草零亂篋中館涵虛閣時兆洛聚而錄之不及百首嗣後師復游山左游浙西東不獲常侍顏色嘉慶辛酉正月歿於里第年七十有四子儀典以佐幕自給兆洛從索遺稿錄本見寄則與前所錄者畧同蓋散佚者不復可收拾矣

吳二安

先生名一諤亦字毅楚陽湖人年三十餘始補邑弟子

眞性落拓不飾邊幅嘗以訟爲人居間怨家訐之遂褫其衿亦不以屑意所居曰橫溝距郡城四十餘里常敝衣破帽徒步往來雖老猶能日數十里也工篆刻古雅有法度人爭重之遂鬻其技以食每過朋舊之家或留之輒作數月住日不過刻一兩石暇則曼聲而吟其爲詩力求澹澁一詩或苦吟至四五日脫橐後不當意復棄去故其爲詩甚勤而存者甚少年六十喪妻及子友人爲釀金買妾復生二子焉嘉慶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自定晚學軒詩稿近三百首予家去橫溝纔數里故二

安過從尤數有所作輒以相示劉醇甫編修見其詩曰
此大似陋軒集二安聞之急從余索吳野人詩讀之既
而大喜曰誠然誠哉

錢像啟

君名履坦號素園魯斯從弟也父燕習以歲貢任鹽城
縣學教諭像成長身鶴立伉爽有氣與張皋文董定園
友善淬勵於學小試不利輒棄去工畫山水得法於其
從父茶山竹初兩先生後乃專意寫生畫梅尤工直追
元章所爲詩尙性靈清氣橫逸如其人也嘉慶丙寅春

容元和令萬承紀署梓染疾卒年四十有七所著有清
娛書屋刪存三卷

錢黃山

君名季重父泌乾隆丁卯舉人由壬申明通榜官貴州
南籠府知府是時錢氏甲科鼎盛君少以名家子負備
才頗駘宕不自檢及壯屢舉不第浪游四方視天下士
無當意者家益落遂頹然外形骸垢衣敝履蹢躅行街
衢中夷然不以屑意也時時從故人丐酒錢飲肆中與
傭販雜坐不爲忤然標尙志節無妄交里中無賴子弟

或持邑令長短爲奸利君白眼視之加訕誚焉貧旣益甚妻前死子三人各以佐幕自活遠客千里外君寓居靈官廟蕭然如野僧道光元年秋大疫里中吳晉望趙子述輩皆以是殞斃君亦遂病未死前一日以書抵其友湯韻清曰我且死以後事累君矣我死必擊疫鬼盡殲之何有以癘疾賊諸正人也湯得書趨而往爲扶携還其所居越日竟死湯爲之視含殮焉君詩才橫逸得語往往驚座然恣意一往不就繩墨過後亦不復削治故其詩可傳者少與人交多殷勤之思以故于長短句

尤工張學文先生已採之入詞選

徐叔瞻

君名宗鄭一字瀧槎嘉慶乙丑予始識君於京邸溫厚
之氣溢顏面而自守甚介僦屋大溝沿奉母以居其從
兄農先及從姪數人從之居怡怡如也以教習期滿得
知縣戊辰分發山西旋丁母憂服闋仍赴山西候補未
得缺乙亥卒無子家心咳處得詩數首爲刊存之猶記
君將出都時予方館盛氏南墅君偕龔松五過予值暴
雨留飲甚暑被酒索酪不得困而臥予勸之起屬寫小

楷庖子山春賦松五復記其後書竟夕陽在樹矣乃登
車去後竟不復見今遺墨猶在篋中也悲夫農先名宗
敏誠篤而迂緩不飾邊幅人多以爲癡而君事之甚友
亦與予善隻身京師終不得一第叔瞻歿未幾亦歿

吳遠菴

君名飛鵬字九程世農家僦予家幪屋而居遠菴幼慧
十餘歲已能爲童子師兼通醫事課徒之暇借書以讀
多識宋元以來遺聞軼事尤工小楷書方整似顏魯公
予少持喜寫書因延之於家日課數千字今架上讀史

方輿紀要續通鑑長編皆所寫也子旣宦遊遠菴亦去
又數年而歿年不滿六十子遜三能世其業亦工書此
時復爲予寫書矣憶曩時同住養一齋倦則拋書坐與
遠菴論古今人物凡細碎事皆能縷縷言之洛閩諸儒
傳授支派尤所詳審其人之字號籍貫出處可縷指而
數自設制科有狀元之稱以來迄於今某科某人狀元
能不悞一科不遺一人每聚飲爲觴政輒舉隱僻者相
詰難以爲勝負同人因戲目之爲狀元譜其強識類如
此性和易而介出語有風趣凡往來養一齋如王瑤舟

周伯恬諸人無不相愛者時時弄筆爲小詩亦雅潔可誦遜三錄遺詩請入之舊言集大抵皆館予家所作閱之如見故人矣

翟雷谷

先生名震龍字起文宜興翟墅人明季諸生負奇氣嫻韜略爲堵文襄公十友之一嘗佐張參政定志幕於成都值秦寇躡蜀著守城功旣歸遭國變遂不出自號洮湖逸人所著有歷代紀年五行類事負芻雜識握竒圖粵遊草蜀游草鹿田草遊梁草清娛集等數十卷子婦

翁路狙引先生訪得清娛集遺稿於其裔孫內母舅史鑑樓先生錄存其詩百餘首其餘藁不復可尋求矣

吳默池

先生名濟字幼滋宜興人父晴澗先生名璇崇禎癸未進士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鼎革後足跡不入城市邑人歸高焉默池補邑弟子員以教授自給其爲詩歲爲一編多散佚予所見者曰娛花集乙卯作曰半帙草已酉作曰卽心菴草癸亥作又有竹所剩言數十則蓋晚耽禪說時出名理詩格頗嚴晚益蕭澹惜知之者少

路思元師

師諱揆居宜異城外東沆之濱爲邑甲族而甚貧授弟子嚴而能慈發蒙以上隨才成就遠近爭延致先大夫嘗從受業比兆洛兄弟幼學時復迎事焉晚耽禪說不能遠館閉門誦佛朝夕益窘兆洛每至宜興必置食召之飲罷携手登申溪橋拳拳以戒殺放生爲訓嘉慶某年年八十餘卒嘉慶庚申辛酉江浙舉首爲崔暄崔錫華皆先生門下士兆洛又以甲子忝領解一時誇盛事云先生不喜爲詩有所應偶一吟咏耳故所見絕少

李竹軒

君名荃字佩玉宜興橫塘里人宋忠定公綱之裔乾隆
庚寅舉於鄉士辰登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分校四庫書
直內閣兼辦

誥勅房事與壬寅

講筵外補直隸廣平府同知丙午丁內艱服闋補山西
寧武府同知歷署府事嘉慶丙辰告養歸庚申十二月
丁外艱時君已病又哀毀明年正月亦卒年五十九家
故貧而君性高雅口不言治生仕宦三十年困窶彌甚

在廣平迎三親以養其至寧武也貧不能挈眷故亟亟解組歸歸而色養者復五年焉貌甚怡和而胸中不能無硯壘有不當意輒沈沈飲食貧不能釀取諸醅醅惡竟以此致病所著竹軒文鈔詩鈔詞鈔儷體及臆說靜觀剩語凡若干卷君之季子掌綸子婦兄路辰宜女夫也親賓促宴會一接君言笑時已索索慙歡矣君沒後二十五年始得讀遺藁太抵沈鬱憤悶之氣一寓于詩挑燈展卷牕外雨聲驟集春夜如秋悲其遇如見其人也

吳瑤田

先生名鴻璧號樸齋晚又自號臞仙汀陰縣學生儀觀
駁偉膂力絕人其與人處恂恂若無能也坐臥手一編
或默默竟日其所合志歎如骨肉有急難傾身赴之無
所顧惜然未嘗妄與人事言動必以禮法自處鄉之人
皆敬憚焉旣屢試不售遂隱於博與朋儕窮日夜爲戲
樂年八十餘卒嘉慶辛未六月廿七日也無子一女適
張氏將死以所爲詩授其女曰俟有知者爲吾傳之先
生與先大夫友善予每至江陰必謁先生其歿也予方
仕於皖旣歸乃索先生之詩鈔而藏之凡詩三百餘首

鈔二之一梗概畧可見矣

張月霄

予頗嗜異書聞常熟張氏藏書甲吳下而張君月霄讎校尤精心慕之末由通也試介書賈代借書錄本而君慨然以來并以所輯經解屬爲之序序成而致之君以爲能道其意中語復屬作漢博士考序自是源源借書大抵小種將漸次及巨編如長編紀事本末之類皆許之未幾而君友陳君子準沒君致書悼惜以爲失左右手也又未幾聞君爲債家所窘盡沒其書益悵悵已丑

春予弔同年孫子瀟之喪乃至常熟謂可一見君比至君已前一月捐館深相慕從不得一執手命也夫君愛書甚擊讀書甚勤校讐纂輯甚當既聚於所好矣乃不能終保之亦命也君所藏散而予無借書處君沒而購書之路并絕矣令子承霖以君所爲詩十餘篇屬刻之舊言集詩何足以盡君而所輯諸巨帙恐一時無有能流播之者傳與不傳亦俟之命矣夫

養一齋文集卷十六